

A photograph of a young woman with dark hair, wearing a dark, off-the-shoulder top, playing a violin. She is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 with a slight smile.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 with a strong red/orange glow on her face and hands, and a dark green background. The violin is held in front of her, and her hands are positioned on the neck and body. The overall mood is artistic and intimate.

披轻纱的小提琴

贾万超

四川文艺出版社



作者近照

第一章

1 一辆漂亮的旅游车，在西南心脏一条某地碎石铺筑的盘山公路上轻快地驰骋着。由于气候干燥，车轮掀起的股股黄尘翻腾着，久久不得消散。公路两旁那些小树的绿叶，被厚厚的尘土覆盖了。

车内的乘客中大多数是些打扮时髦的年轻人，有的手里拿着乐器，有的胸前吊着相机。说话声、打闹声，压倒了汽车的隆隆声。

在这辆充满欢乐气氛的车上，后面一排座位上坐着一位年轻姑娘，蜷缩着身子，双手捂住勾到膝前的脸，耸动双肩，伤心地抽泣着。她那一头浓密、松软的黑发，像瀑布似的流泻而下，成波浪形很自然地散披在肩上，虽说显得有些蓬乱，看上去似乎几天没有梳理，却也还是给人一种强烈的的美感。她穿着白色短袖衬衣，在胸上锈着两串紫红色葡萄花；下面系着色泽鲜艳的天蓝色百褶裙；脚上穿的是肉色丝袜和半高跟水晶鞋。她一上车就在悄悄地饮泣，即使周围有人好奇地盯着她，低声地议论着，她也不去理睬。在这位姑娘的旁边，还坐着一位年纪与她差不多的姑娘。这时，不知谁打

披轻纱的小提琴

开收录机，播放起歌曲来：

朝霞似锦，晓风阵阵，
古城的小巷静谧幽深……

歌声优美动听，富有少女的妩媚和温柔。闹哄哄的车厢里一下子静下来，人们都沉浸在被歌词描绘的优美意境里。

有人低声地议论：

“这是《一条白纱巾》的主题歌。”

“对。我也看过荣阳市歌舞团女歌星罗光琼的演唱。这是录制的她的原声。”

人们并没有认出来，坐在后面抽泣的姑娘就是歌舞团著名歌手罗光琼，坐在旁边的姑娘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郁小凤。

这阵，听到收录机播放的歌声，罗光琼哭得更伤心了。泪水从她白净、纤细的手指缝里浸出，洒在洁白的衬衣上。

郁小凤摇了摇她的胳膊，说道：

“你这样，不是存心毁坏自己的身体吗？光琼，你还是冷静些吧。”

见她不听，只顾抽泣她的，郁小凤叹了口气，慢慢闭上眼睛。颠簸的车身像摇篮一样，慢慢地催她进入梦境。郁小凤留着兰花式发型，鹅蛋脸，穿着杏黄色衬衣，青色绸裙。她睡了几分钟，睁开眼睛，然后侧过她那苗条的身子，望着在窗外奔涌而来又急速隐退的郁郁葱葱的山沟，闻着散布在空气中被强劲风力带来的野菊的淡淡清香。悬崖半山腰石缝中

斜长出来的野红枣树，前段时间那密密麻麻的红枣仿佛是燃烧着的一团团篝火，现在已被小鸟啄食无存，只剩下被太阳晒得蔫巴巴的绿叶。山脚下片墨绿色的竹林中，飞出一对其它地方难以看到的小鸟：一只全身披红，短尾；一只全身着白，尾巴比身子长几倍。当地人管红的那只叫“祝英台”；白的叫“梁山伯”。这种鸟总是在一起，据说只要逮住其中一只，另一只便不肯离去，跟着飞来，发出痛苦的哀叫。被抓住的那只不是碰笼而亡，便是绝食而死。《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广为流传，因此人们对这种鸟儿也很喜爱，从不轻易伤害它们。就连这种鸟儿在竹林中建巢孵雏鸟时，调皮捣蛋的小孩们也不去破坏它们的家园。郁小凤触景生情地叹了口气，转过脸来，对同伴说道：

“罗光琼，你抬起头来看看，这一带的风光太美了。唉，你呀，总是不听劝告。”

罗光琼不断用手绢拭泪，仿佛没听见同伴的声音。郁小凤兴味索然，摇了摇头，又闭上眼睛打起盹来。前面一排座位上，有个穿海魂衫的胖小伙，不时转过头，表情复杂地望一望抽泣的罗光琼。

昨天晚上，罗光琼演出结束，卸了装高高兴兴地回到宿舍，收发室丁大爷给她送来一封信。她拆开信封，抽出信页，上面写着：

罗光琼：

我是你未婚夫齐坤的朋友。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齐坤回到白云县的第二天，得了突发性急

披轻纱的小提琴

性胆囊炎，当即送他到县人民医院动手术。手术作了长达七个钟头，还未作完就发现他断气了……看了此信，你也不必难过。人已死，难过又有什么用呢？

齐坤生前好友：赵世飞

看完信，罗光琼只觉得一个霹雳在头顶上炸响。她眼前一黑，昏倒在地板上。

女友郁小凤哼着歌曲走进她的寝室，猛然看见这个情形，吓了一大跳，慌忙地扶起她：

“光琼！你……怎么啦？”

她把她扶到床上，拾起地板上的信页看了一遍，止不住也落下泪来。

这几天，罗光琼正在满心喜悦地筹办物品，准备结婚。信上传来的噩耗，对她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郁小凤急忙跑下楼去，把领导找来了。

老团长看了信，沉思了很久，然后掏出烟卷，用打火机点燃，吸了两口，说道：

“小罗，你知道赵世飞这个人吗？”

躺在床上的罗光琼哭得死去活来。过了半天，她才断断续续地说道：

“齐坤过去对我提起过他……有个朋友姓赵……但我从未见过此人……”

“你不要太难过。”老团长说道，“我们马上打个长途电话，问一问白云县人民医院那边的情况。”

长途电话没有打通，省上在开一个农业工作电话会议，把电话线路占据了。罗光琼提出要去白云县人民医院看看未婚夫的遗体。老团长想了想，同意她的要求，并叫郁小凤陪同她……

旅游车翻过一座山梁，向又一座巍峨的山峰脚下驶去。从高崖上往下鸟瞰，它仿佛是一个爬动的小甲虫。

2 白云山风景区，山势巍峨，古树遮天，在群峦的拥戴下，它就像一个雄武的巨人。轻纱般的云雾在茂密的森林上空萦绕，亭榭和寺庙，错落有致，幽雅清寂，在浓绿丛中若现若隐。曲曲弯弯的石板小路，宛如一条条裹缚白云山的玉带，登山的游人就像是在玉带上爬动的蚂蚁。

旅游车开到白云山脚下的旷坪里徐徐停下。乘客们拥挤着争先恐后地下车。车内只剩下罗光琼和郁小凤了。司机对她们大声地喊道：

“姑娘，到终点站啦！”

郁小凤拿起提包，扶着罗光琼站起身子。下得车来，罗光琼步履蹒跚地走到一棵黄葛树下，难以自持地趴在斑驳的树干上“哇哇”地呕吐起来。

从这里转车去白云县城有二十里。郁小凤见罗光琼的脸色苍白，望了望朝山门涌去的游人，随后伸出手摇摇罗光琼的肩膀，说道：

“我扶你先去附近医疗站吃药，然后我们再乘车去白云县城。你看怎么样？”

罗光琼气喘着，无力地点点头。

郁小凤一手拎着提包，一手扶着罗光琼的胳膊，慢慢地朝医疗站走去。

医生检查了病情，说她的身体亏损得很厉害，要给她输一瓶液体葡萄糖。罗光琼最初不同意，在郁小凤的规劝下，最后也就同意了。她躺在观察室的病床上，医生拿来了输液瓶，郁小凤帮着把输液用的铁架移到床前……

药液输上后，不一会儿，疲乏不堪的罗光琼便微微合上悲怜的泪眼，昏昏沉沉地睡去。

穿海魂衫的胖小伙不知什么时候趴在窗户外面，把脸贴在玻璃朝屋里病床上的罗光琼窥望了好久，才把身子闪开了。

郁小凤并未发现窗外那个胖小伙鬼鬼祟祟的行动，她在病床边坐了一阵，便站起身子打算去外面转一转。刚走出门，她看见另一间屋子靠窗台的桌上有部电话机，就走过去拿起话筒，趁呆着没事做，先打个电话问问白云县人民医院的情况。

电话很快挂通了。

“喂，你是白云县人民医院吗？”她没精打采地对着话筒说道，“我打听一件事：前几天你们医院有一个患急性胆囊炎的人死在手术台上，有这么回事吗？他的名字叫齐坤。整齐的‘齐’，乾坤的‘坤’……”

话筒里响起一个女子温和的声音：

“你提出的问题根本不存在。最近一个时期，在我们医院

住院的病人，没有一个死亡的，更没有患什么‘突发性胆囊炎’的人死在手术台上这种事情。”

“哦？”郁小凤张大了惊愕的眼睛。她想再问详细一些，但对方已把电话挂断了。

她急忙跑回观察室，摇醒罗光琼，以惊喜的神情说道：

“光琼！我给白云县人民医院挂了个电话。那边说他们医院根本没有患突发性胆囊炎的人死在手术台上！这说明你收到的那个赵世飞写的那封信，说的是假情况。既然是这样，那么齐坤一定还活着。”

“这……会是真的吧？”罗光琼轻声问道。接着微微摇了摇头，她显然不相信郁小凤的话。

郁小凤把电话里的话重复了一遍，最后还强调两句：

“光琼，我不是拿假话来安慰你，电话里真是这么说的。现在我为你高兴得心跳都加快了！”

“医生！医生！”罗光琼忘了手腕上还插着输液的针头，一下子从病床上坐了起来，朝门口喊道。

医生从外屋进来了。

“医生，请你帮我把针头取掉！”她说道。

“你这是为什么？”医生冷冷地问道。

“我……没病。真的，我什么病也没有。我有很急的事，马上要去办。你让我走吧。这瓶药水钱，我照价付给你。”

医生见细胶管中间保险玻璃管里的药液没往下滴了，黑着脸说道：

“可这里是医院，一切听医生的，请你快躺下吧。输液的时候，可以乱动吗？”

罗光琼无可奈何地躺下了。药液又缓慢地滴起来。她翕动两下嘴唇，说道：

“医生，你让我……”

“治病，是医生的职责。安心躺着吧，等到输完液，能不能让你走，我还得听一听胸前这个听诊器的‘意见’。”说罢，他到外屋去了。

“医生是一番好心，你就不要想别的事情了。”郁小凤坐到床沿上安慰她。

罗光琼缄默少时，从衣怀里取出那封信，看着信封下面的通讯地址，除了“白云县”三个字而外，其余的字迹太潦草，看不清。她又望了望铁架上的输液瓶，眼睛里闪出两道希望的火花，自言自语似的低声地说道：

“愿苍天保佑他……”

“光琼，你就睡一觉吧。”郁小凤说道，“我在这里也没事，干脆亲自去白云县人民医院一趟，再落实一下，你看行不行？”

“好的。”罗光琼想了想，微微地点了点头，“小凤，你快去快回。”

……郁小凤乘公共汽车来到群山拱抱的白云县城，已是正午十二点钟。

这座县城不大，新建的楼房也不多，整个城貌显得有些古朴。穿城而过的公路在这里变成了街道，汽车鸣着“嘟嘟嘟”的汽笛过城时，比步行还慢。街道两旁充斥着挑菜担、牵猪羊、用竹背篓背着大白鹅的人群。杂乱的人声中夹带着小摊贩高昂的叫卖声，以及卖锅盔的人为了招徕顾客，用擀面杖敲打木板的“梆梆”声。

郁小凤第一次来这个县城。下车后，她向旁人打听找到靠城边的县人民医院。通过了解，医院答复的跟电话里说的是一样。她既为罗光琼高兴，又为干这样缺德事的人而愤恨：齐坤的朋友赵世飞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编造假情况来害人？

从县医院住院部那幢青砖大楼走出来，她一边走一边思索着：齐坤在这个县文工团工作，他一年进修期满已从荣阳市回来了。我何不去看一看？只要找到了他，一切情况都会真相大白。

想到这里，郁小凤便询问在街口上摆瓜子摊的白发老大娘，随即朝城中区走去。

白云县文工团坐落在城中心。高大、古朴而又雄雅的剧场，是前清时代建造的，不久前按照原来的样式修整过，青瓦黄墙，房脊两端各有一条回首流盼的龙头，房脊正中是“哪吒闹海”的造型，他脚踏风火轮，斜拈混天绫，手执乾坤圈，骑在“龙”身上。远远看去，给人一种逸趣横生的感觉。剧场的拱形大门内立着四根画着飞龙走凤的朱漆大圆柱，大门上吊着几个彩绸灯笼。门前两侧坐着一对石狮子，嘴里衔着“元宝”相互对望。右边耸立着一块几米高的花花绿绿的剧目广告牌，吸引着过往的行人驻足围观。这个剧场占的位置好，周围的建筑又低矮，又破旧，因此它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

郁小凤由于急着想找到齐坤，没有闲情逸致观赏剧场的风貌，径直走进大门……

再说躺在医疗站观察室里的罗光琼。郁小凤走后，她躺

披轻纱的小提琴

在病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望着药液一点一点地滴落下来，从乳黄色细胶管注入她的静脉血管。往事像悠忽的云烟那样，从她那记忆的深宫里飘逸出来了……

第二章

1 罗光琼所在的歌舞团，在荣阳市中区以西的电信大楼后边。剧场的建筑物被一道高高的红砖围墙包围着。二十几个年轻的单身女演员，住在一幢灰白色宿舍大楼的六楼上。罗光琼住在南头的一个房间里。站在阳台上居高临下往远看，可以把两条“丁”字形的繁华街道尽收眼底。离电信大楼不远，是耸立的如同“宝塔”一般的古老钟楼，在夜阑人静的时候，那“当——当——”的钟声，在空中颤响，整个城池都能听得到。

清晨或黄昏，罗光琼和几个女演员立在各自的阳台上“吊嗓子”，清脆、柔美、拖长的声音向辽远的云空飘荡开去，引得下面一些过往行人停下脚，仰起脸眯缝着眼睛朝天上眺望。

罗光琼不仅长得俊美，而且嗓音也特别好。任何一支歌从她的嘴里唱出来，都十分动听。她虽然不过二十三岁，却是荣阳市歌舞团的一根“台柱”。只要有她的节目，没有不满场的。她一上舞台，或者是谢幕时，观众都要掀起雷鸣般的掌声。

然而，罗光琼是个沉默寡言的人，除了在舞台上表演而

披轻纱的小提琴

外，人们平常很难看到她的脸上有过笑容。她也很少和同伴们逛大街、进公园，平时排练节目或演出之后，其它的时间几乎全被她消磨在自己的屋子里。谁也没法搞清，是她的性格生就孤僻，还是心灵上刻下了什么创伤使得她永远郁悒？她的屋里有两件东西特别引人注目：一是靠窗台那面白垩如雪的墙壁上，青纱覆盖着的一把斜挂的小提琴，一根断掉的琴弦露在青纱外面；一是挂在小提琴旁边的一条洁白的纱巾。有时开门或刮风，白纱巾便飘动起来，偶尔在窗口边拂来荡去，在围墙外边也能看得见。

她从不提婚姻方面的事儿。追求她的小伙子不少，全被她以冷漠态度拒之于门外，碰了壁的小伙子全都灰了心，只好掉转爱情的帆船，灰溜溜地驶向别的“港湾”。

她平时最爱唱的一支歌是《一条白纱巾》。每当唱这支歌的时候，她都总是要凝望着白纱巾和青纱盖着的小提琴，充满了感情，甚至眼睛里还涌出泪水来。

那条白纱巾是她的启蒙老师齐云伯在三年前秋天的一个晚上赠送她的。齐云伯是白山地区文工团的乐队指挥，一年前因病逝世。临死前他留下遗嘱，要把他的心爱的小提琴馈赠他的学生罗光琼。罗光琼得到这把小提琴之后，哭了很久，然后把它挂在墙壁上，搭上青纱，回到家里就能看得见，以表达她对老师的怀念之情。

去年夏末秋初的一天，罗光琼到外地观摩演出归来，她穿着白色连衣裙，白色高跟鞋，一只手拿着一束鲜花，一只手拎着个小巧的白色提包，活像个白衣仙子似的，满脸春色地走进宿舍大楼。她的演出获得了观众的好评，省电视台也

录了像，因此她的心里非常快乐。她抿着两片花瓣似地嘴唇，用鼻音轻轻地哼着歌曲，以矫健的步态“嗒嗒嗒”地踩着钢筋水泥楼梯，上到六层楼。她把鲜花挟在左腋下，腾出右手来拉开提包的拉链，从里面拿出钥匙，捅开带有保险的暗锁。她推一下门，门吃力地裂开一条小缝。什么东西在里面堵住门了？她再用力一推，门下发出“哧——”的磨擦声沉重地开了。她把鲜花和提包放在椅子上，走过去看门背后，原来门下面的缝隙中卡着个软皮本子。她气坏了，估计又是哪个死乞白赖追求她的小伙子来过，便弯下腰抓起那个本子，翻也不翻，拿出抽屉里的火柴。她刚把它点燃，猛然看见《〈一条白纱巾〉主旋律》几个字，心里不由得一震，慌忙用嘴把发出“啞啞”声的暗红色火苗吹灭。

她翻开烧掉一个小角的歌本，每页都是用五线谱写的歌曲，有的歌页下方还标有文字注解和符号。歌页的字迹整洁，毫无涂抹。

“这是他写的歌曲！他死后，我想得到这个歌本，找遍了他所有的遗物……”罗光琼在心里说道。翻着翻着，泪珠从眼里流出来，“啞啞”地滚落在歌页上，她急忙用手绢拭了拭歌页上的泪滴，随后爱惜地把歌本合上，双手捧着贴在胸脯上。她记得，当年她的老师齐云伯为了谱写歌舞剧《一条白纱巾》的歌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每天晚上工作到深夜。有好几次她睡到半夜醒来，披上衣服走出女宿舍，远远望见他那个窗口还灯光明亮，墙壁上映着个晃动的剪影，便轻脚轻手地走去敲他那扇玻璃窗，提醒他该休息了。而齐云伯却抬起疲倦的眼睛隔着玻璃窗向他的学生摆摆手，意思是叫她

别担心他，随后低下头去又工作起来……

“这个歌本，凝结了老师多少心血啊！”罗光琼自言自语地说道，“它上面谱写的，哪是什么歌曲？而是记载的他对事业诚挚的一颗心、探索人生真谛的轨迹；也记载了他的辛酸和种种不幸……”

为了不让往事像江水那样奔涌而来冲击自己的心，罗光琼决定不去多想了。

但是，她的脑子里升起一个问号：这歌本是谁送来的呢？难道这个人过去对他很熟悉，又能够理解我的心？不，他生前没有知心朋友，一个也没有。更没人理解我的心。唯独能理解我的人，是他。然而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想到这里，她的脑子里闪现出一个人来——白山地区文化局副局长尤伟。她在心里说道：

“难道这个歌本是他送来的？我的老师生前，他很关心，死后又是他料理啊。”

想到尤伟，她便慢慢地合上眼睛，让思考的神经停止活动。过了一阵，她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两个人：白山地区文工团团长郑慧敏和勤杂工老潘头。莫非他们因什么事来过这荣阳市么？如果他们来找过我，为什么不留个字条就走了？

2 不翼飞来的歌本，牵动了罗光琼大脑里的每一根神经，使得她那红润润的瓜子脸一下子变得苍白，嘴唇也痛苦地抽搐着。她止不住倒在床上，抽泣起来。

这间十二平方米的屋子，窗明几净，空气清新。一个带

穿衣镜的枣红色土漆立柜；一架式样新颖的梳妆台；一张带椭圆镜的深褐色写字台，上面放着一对鹤形花瓶和一盆纤秀稚嫩的云竹；一张绿色长沙发。大概她特别爱镜子吧，除了立柜、写字台和梳妆台以外，床头上和门背后的盆架上也都嵌有镜子。这间屋子不大，又摆放了这么多家具，但由于摆放适当，仍然给人一种宽敞的感觉。

别看罗光琼这个家显得豪华，她添置这些家具却是没花多少钱。漂亮的写字台是她积攒了一年多时间的奖金买的（每月奖金五元）。立柜、沙发和梳妆台，是她到外地演出时从山区县城买的木料随车搭回，请木匠到家里来做的。

这位女歌星的老家在白云县城，家里有一个多病的妈妈。她虽然名声很大，穿戴也很洋气，但月收入工资加奖金不过四十几元钱，而且每月准时给妈妈寄去十五元，有时妈妈住院还得另寄一些营养品。她穿的衣服花样不断翻新，总是与时代同步，这也是她抠牙缝攒下的钱添置的。她的生活实际上过得清苦，不像人们外表上看见的或想像的那么富豪，那么美滋滋。

是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不为外人所知的另一面，甚至还有对一切人永远保密的事儿。

这次，她从外地观摩演出回来，本想好好欣赏一遍她新做的家具，不料竟被突如其来的一个歌本，牵动她的万缕情思，把她带入痛苦的深渊……

女演员郁小凤推门进屋，见罗光琼躺在床上抽泣，不由得吓了一跳。

她奔过来扶住罗光琼：